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 13

中国电影出版社

灰烬与钻石
大理石人



内 容 提 要

波兰电影导演安杰·瓦依达在国际上颇负盛名,1952年以来,他共拍摄了三十多部影片,《灰烬与钻石》和《大理石人》是他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影片《灰烬与钻石》曾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国际电影出版物联合会奖”。它描写二次大战后波兰反法西斯青年战士马采克被资产阶级政治集团所利用,走上反革命的道路,终于丧生。影片反映了波兰当时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青年人面临的抉择以及他们的内心矛盾。

彩色影片《大理石人》于1978年在戛纳电影节获“国际影评奖”,仅在巴黎一地就连续上映达九个月之久。影片的主人公是一个先进工人,他最初被捧上了天,后又因莫须有的罪名而遭受政治迫害。

267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13)

灰烬与钻石 大理石人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¹/₃₂ 印张:8¹/₂ 插页:6 字数:144,000

1981年11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500册

统一书号:10961·383

定价:0.87元

目 次

灰烬与钻石……………〔波兰〕耶日·安杰也夫斯基 著 (1)
安 杰·瓦 依 达

陈廷宝译 冯由礼校

大理石人……………〔波兰〕阿·斯齐博尔—雷尔斯基著 (101)

徐志仁 肖 章译

灰烬与钻石

[波兰] 耶日·安杰也夫斯基 著
安杰·瓦依达 译
陈廷宝 校
冯由礼 校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云雀高高地在天空中鸣唱。一座不大的乡村礼拜堂附近一小片草地，马采克·黑尔米茨基挺直身子懒洋洋地躺在绿草上。他显得十分平静，甚至打算睡它一觉：他闭着眼，一边伸着懒腰，一边大声打哈欠。旁边，安杰·郭谢茨基支着胳膊肘半倚半躺在草地上。马采克闭着眼，慢吞吞地说：

“我的上帝，我多么想睡它一觉！这所谓的大自然弄得我浑身无力。”

郭谢茨基坐了起来，注意地谛听着什么。他嘴角衔着一支没点着的香烟。黑尔米茨基从口袋里取出一支手枪式打火机，依旧躺着，没有睁开眼睛，给安杰点着了香烟。

尤列克·特列夫诺夫斯基紧紧地靠在小礼拜堂的墙上。象郭谢茨基一样，他也紧张地谛听着周围的动静。突然，特列夫诺夫斯基探身向前：远处传来微弱的小汽车马达声。郭谢茨基也不安地站了起来。只有黑尔米茨基不动声色地躺着。

“你知道，安杰，”他拖着长声说，“生活虽然从根本上来讲已经丧失了它的意义，然而它还充满着种种意外的事。”

他的话被一只什么小鸟的啾啾鸣叫声所打断。

“有个人来到穷乡僻壤，”马采克不着边际地说，“你能想到他在那里遇到了谁？他的一位老朋友。他没有多浪费时间，而是立刻弄到一个体面的工作。我说，这个家伙叫什么来着？我怎么给忘了……”

“休卡，”安杰回答说。

“究竟是干什么的？”

“波兰工人党的省委书记。”

一个小姑娘小心翼翼地走近安杰和马采克，对这几个陌生人感到又害怕，又难为情。

“对不起，请问……”

郭谢茨基迅速站了起来。他不安地瞧瞧四周，对女孩子说：

“快从这儿跑开……”

但是她不听。

“请您替我开开礼拜堂的门。”

安杰推推门，举起女孩子，好让她相信门关着呢。他倾听起来。响起一阵口哨声——这是特列夫诺夫斯基的信号。郭谢茨基放下了小姑娘。

“快跑，”然后他又对马采克说：“你听到了吗？”

但是黑尔米茨基并没有急于站起来。他同刚才一样，一边伸懒腰，一边打哈欠。

“吉普车？”郭谢茨基问道。

“不错。是吉普车，”马采克不停地打着哈欠。“还远着呢。有的是时间，来得及。嘿，从前干的可不是这种活儿……”

可以清楚地听到汽车爬坡的声音。特列夫诺夫斯基慢慢从雨衣底下掏出一支自动步枪，作了一个手势。

郭谢茨基已经准备就绪。他询问地看着马采克。后者还继续躺着，仰面瞧着天。

马达声已经那么近了。黑尔米茨基的脸色变得果断而聚精会神。他猛然跳起来，没有一点声响，拿起自动步枪，向礼拜堂走去。

“快点，”安杰催促着。

马采克微笑了。

“这些蚂蚁，让他们见鬼去吧……”

郭谢茨基轻轻地推推女孩子，她仍然想把门推开。

“快点跑开吧！快一点！”

特列夫诺夫斯基转来转去，精神有点紧张。

“先生，快起来，快一点，快一点！汽车，先生，汽车已经开到这里了。”

吉普车出现了。里面有两个人。司机显然是个青年工人，坐在他旁边的一个人年龄稍大些。年轻人刚在学开汽车。年长者注意着他的每一个动作，随时准备给予帮助。

年长者 已经开得不错了，要多注意。

青年人 明天再让我开开车，啊？

躲藏在灌木丛中的黑尔米茨基放过吉普车，然后举起自动步枪。

“现在已经有点门了，是吗？”汽车里青年工人问道。

正在此刻，从后面传来一阵枪声。子弹打穿了挡风玻璃。汽车失去控制。两个工人从行驶着的车上跳了下来。子弹击中了他们。司机被打死。比他年长的同伴受伤。

汽车从路上滑下去，翻了过来。油箱砰地一声爆炸了。

从灌木丛里露出三个人。这是黑尔米茨基、郭谢茨基和特列夫诺夫斯基。

特列夫诺夫斯基向死者跑去，把他翻过来，搜他的口袋。

安杰 拿证件，证件……

特列夫诺夫斯基 没有证件。

在通向礼拜堂的林荫路上，躺着受伤者。马采克急忙向他跑去，边跑边换了子弹夹。受伤者看到有人跑来，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向教堂走去。特列夫诺夫斯基试图堵住他的去路，但是受伤者仍然先到达了礼拜堂门口。他回转身去看着追赶他的人，正在这时，马采克把一梭子子弹迎面向他射去。工人的身体贴着礼拜堂的大门无力地溜在地上。突然门敞开了。小教堂里，圣母像前点着一盏小神灯。那个快要死的人在祭坛前仰面倒下了。

“耶稣——玛丽亚，圣母！”特列夫诺夫斯基画着十字。
“咱们快跑吧！快跑！”他叫喊起来。

马采克想阻止住他。

“站住！你往哪里跑？！等等！”

特列夫诺夫斯基沿着林荫小道跑着，他后面紧跟着郭谢茨基和马采克。他们一边跑一边敏捷而熟练地拆开自动步枪并把它藏好。

一片翻耕过的土地。春天湿润的土壤。远处一个庄稼人扶着犁，均匀地迈着步子。

在鲜嫩的草地上倒着一辆翻了身的吉普车。车轮还继续慢慢地转动着。旁边的草地上是被打死的人。从草茎上往下流淌着死者的血滴。一群人围着死者的尸体。这些人是离这儿不远的水泥厂的工人们。

从山沟里飞一般地驶出一辆吉普车，与死者开的那辆车完全一样。有一个人跑上公路去拦汽车。

人群抬起翻倒的吉普车，把它摆正。现在并排停着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从刚刚开来的那辆汽车里走下市委书记波特古尔斯基、司机和一个卫兵。身材魁梧的休卡慢慢地从车门里也挤了出来。

休卡 出什么事了？

一个工人愤愤地回答说：

“我们有两个人被打死了。就是出了这么件事！”

波特古尔斯基露出惊慌不安的神情。

“水泥厂的斯莫利亚尔斯基。厂委委员，”他指指那个年长的死者。

“这个呢？”休卡问。

“也是厂里的人。加夫利克。是个年轻小伙子。二十岁不到。”

人群中有一人纠正说：

“二十一岁。从德国做完工回来刚刚一个星期。”

还有一个人悲伤地补充说：

“回来送死来了。”

休卡 凶手抓住了吗？

波特古尔斯基 还没有，休卡同志。

休卡挥了挥手。

“现在不会很快地找到他们了。是件伤脑筋的事。”

又有几个工人骑着自行车来了，他们跑近死者，看了看损坏了的汽车。听到有人在说：

“坏蛋从后面打的枪。”

“去叫民警来，快一些。”

“哼，我要把他们……”

死者躺在草地上。他们无神的眼睛冷漠地看着天空。一只白蝴蝶——春天的菜蛾——在僵滞不动的脸上活泼地飞来飞去。休卡走到死者跟前，双手拄着一根木杖，深深地俯下身去。

“本应该是咱们躺在这儿的，而不该是他们，”他低声

地对波特古尔斯基说。

后者战慄了一下：

“您是这样想的吗？……”

“确信无疑，但这并不重要。”

传来一辆辆自行车被急忙靠在一起的响声。这是才下班又赶来的一批工人。其中有一个人，几乎已是个老头子了，走到休卡身边。

“对不起，同志……”

休卡 我姓休卡。

老工人 这么说您是省委书记了，要到我们厂里来的就是您了？……

休卡 看来是这样。

老工人 您哪，同志，对各种事情都清楚。您是搞政治的，那您就应该对一切都很清楚。我想问一件事，其实不光是我一个人，还有我们大家。（他指指自己的同志们，他们走近一些，围成一个半圆形）希望您告诉我们，这样的人还得死多少？这可不是头一回了。

休卡 也不会是最后一回。这使你们害怕了吗？

云雀高高地在天空中飞翔。

人群中有一个人说：

“每一个人都想活着。”

另一个人补充说：

“这些年来我们倒下的人还少吗？”

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穿过人群挤到前面来。

“您知道，斯莫利亚尔斯基已经失去了两个儿子？”

他的话被人打断：

“一个死在 39 年，另一个死在 43 年……”

“是在这儿 被德国人枪杀的，现在他自己也倒下了。

为什么？谁打死他的？是波兰人吗？”

休卡在死者周围走动。那个上了年纪的工人坚持说：

“请回答吧。这种局面还得继续多久？”

休卡 同志们，假如我象哄小孩子一样来哄你们，我就是个糟糕的共产党员了。战争的结束不等同于斗争的结束。为了使波兰成为她应该的那个样子，斗争才刚刚开始。今天，明天，后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牺牲。

上了年纪的工人 那好吧。就算我们理解您的话，但是怎么来向他的妻子解释呢？对她说什么好呢？

休卡向汽车走去。他声音不大，慢慢地说道：

“谈这个，我的心情很沉痛，同志们，因为我很清楚：这些子弹是针对我的，而不是对他们俩的。昂起头来。一个人只要活着就必须去从事自己的事业。这才是主要的。”

云雀高高地在天空中歌唱着。

一些波兰和苏联的部队在城市的 主要广场上 向前行进；广场上到处是士兵、老百姓、武器、小汽车——挤得水泄不通。广场当中正在建造一座观礼台。工人们在打木桩，桩子上涂着作为波兰的传统标志的红白相间的横条，从挂在

四面的扬声器里传出广播员的声音：“现在广播一项重要新闻。”扬声器下面开始聚集起人群来。特列夫诺夫斯基吃力地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他正忧心忡忡地在寻找某个人。

“今天，5月8日，”一个男人的声音在扬声器中说，“在德国首都柏林的废墟上，德军最高司令部在无条件投降文件上签字。代表德军最高司令部签署投降文件的是凯特尔、弗雷德堡和施登夫。苏联元帅朱可夫代表苏军最高统帅部在该投降文件上签字。泰杜尔空军元帅代表盟军指挥部在该投降文件上签字。美国空军司令斯巴兹将军和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以观察员身份出席签字仪式。”

马采克和安杰也混在人群中。特列夫诺夫斯基也应该到这儿来碰头。他迟到了。

马采克 他这是怎么啦？

安杰 真不懂，他应该来了。

马采克 我说，他是从哪里得到消息的？

安杰 从他的上司那里。

马采克 他的上司究竟是谁？

安杰 是市长，而这个蠢货是他的秘书。

马采克 这么说，他是为两个方面服务的。我不能忍受这种勾当。

特列夫诺夫斯基挤过人群，不安地四下张望。这时候马采克和安杰走进一家电影院，一面在黑暗中找空座位，

一面继续谈话。

马采克 他靠得住吗？

安杰 现在有什么事情是靠得住的？

电影院里放映的是报道前线战况的新闻片。银幕上出现了坦克。马采克感到兴趣。

“坦克还不错，”他以内行的口吻说道。

安杰 瞧，他来了。

特列夫诺夫斯基向朋友们走来。

“敬礼！先生们！”

安杰 遇到麻烦了吗？

特列夫诺夫斯基 没有，我在广场上挤不过来。

马采克 你怎么，今天举行婚礼吗？

特列夫诺夫斯基 什么婚礼？筹备宴会的事整个堆在我身上。我说，安杰，假如以后还有这类事，可别再找我。你知道……

安杰不听他的话。

“好吧，好吧。”

特列夫诺夫斯基由于激动甚至连说话都结结巴巴了。

“不，你知道，假如要搞点情报什么的，那可以，我永远愿意干，但不是这个，不，不……”

“哎，你别再哄我了，”安杰挥挥手。然后他站起来，向出口处走去，招呼着马采克：

“走吧。”

特列夫诺夫斯基 你们上哪儿去？

马采克两脚一并行礼：

“我们应邀出席宴会。”

特列夫诺夫斯基 这不可能，别瞎闹。

安杰 别害怕，我知道该做什么。

特列夫诺夫斯基 但是不能做无谓的冒险。

安杰又挥了挥手。

“你就别愚弄我了。敬礼。”

特列夫诺夫斯基走到街上，正好这时候有一队苏军唱着歌走过。一些抬着椅子的工人越过他向前走去。他们和特列夫诺夫斯基一样，都向一座大饭店走去，饭店大门上方是油漆一新的店名：“莫诺波尔”。工人们把椅子搬进大厅。饭店的看门老头向走进来的特列夫诺夫斯基打招呼。从前厅的里面出来一个一副名演员派头的高个儿男子，他姿势优美地张开双手，好象要拥抱似地向特列夫诺夫斯基迎面走来。这是格托维奇，他是本地的一个经理人，黑市头子。

“嚯，这是谁呀……向您致敬，向您致敬。什么风把您吹来的？”

特列夫诺夫斯基 （摆着架子）公事，格托维奇先生，公事。

格托维奇 啊，明白了，明白了，开宴会，对吗？您找斯洛姆卡经理，是这样吗？

特列夫诺夫斯基 正是……

格托维奇 您可以在宴会厅里找到他，一定可以在宴会厅里找到。啊，我对您说，这次宴会简直太漂亮了……

马采克和安杰在饭店的走廊里洗手。传来摆弄餐具的声音。特列夫诺夫斯基从旁边走了过去。他在离厨房不远的地方碰到饭店经理斯洛姆卡。

这个圆脸膛、大肚子、连手指头也长得滚圆的胖子，在战前是里沃夫市有名的饭店老板。“莫诺波尔”从前的饭店主人、当地富翁列夫各维奇，全家死在特列布林克。

“向你致敬。身体好吗？”特列夫诺夫斯基向经理打招呼。

斯洛姆卡 我希望市长先生会满意的。

特列夫诺夫斯基 斯洛姆卡先生，今天的宴会开得是否成功，对市长先生非常重要。这关系很大。

斯洛姆卡 明白。战争结束了。的确是特殊时刻。

从洗手间里走出一个老年妇女，寡妇尤尔格留什卡，“莫诺波尔”大饭店从前门房的老婆。她负责管理洗手间已有多年了。

斯洛姆卡 听说有什么事吗，尤尔格留什卡太太？

尤尔格留什卡走到一张小桌子跟前，拿起毛线活，不急不忙，稳稳当当先在小凳上坐好，这才回答说：

“谢谢，经理先生，一切平安。”

斯洛姆卡同特列夫诺夫斯基一起继续巡视饭店。此刻